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illustration. In the upper left,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dorned with colorful ornaments looks intensely at the viewer. Below her, a man with a stern expression and a mustache is shown. To the right, a large, coiled purple dragon is depicted. The title '紫龍'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red characters with white outlines, and '下集' (Lower Volume) is written in smaller red characters below it. The author's name '香港 卧龙生' is at the bottom.

紫龍

下集

香港 卧龙生 著

紫 龙 佩

(下 册)

卧 龙 生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紫 龙 佩

(上、中、下)

卧 龙 生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4 1/2 字数800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01—128000

ISBN 7-5306-0319-1/I·257 定价: 12.00元

目 录

第十五章	海蛇阻道.....	(737)
第十六章	磕蛇灵龙.....	(829)
第十七章	蒙面妇人.....	(882)
第十八章	雪里青娥.....	(936)
第十九章	寒蛟神剑.....	(989)
第二十章	下书召徒.....	(1042)

第十五章 海蛇阻道

待惠元传音，麟儿纵敌，势子一缓，老魔即乘隙而入！

他这次，对麟儿已决定下绝情，施毒手，身法手法，全是九幽宝篆中最复杂最难练的功力。

麟儿见老怪进袭，手持双钹，纵身避开，这一次，要以轻灵功夫，再来斗他一斗。

毒龙叟冷笑道：“小狗，这次如让你逃出手去，我也不算江湖长辈了！”边说，边跟着一晃身，伸手便朝麟儿脖子就抓。

寒风入骨，腥气扑人，疾同电闪，掌力如山，毒龙叟这双魔掌，在江湖道上，自属少见。

好麟儿，一声清啸，双钹一合，不但铙声震耳，且无边劲风，恰似车轮一般，直向毒龙叟周身猛扑，这种以攻还攻的打法，谁的功力强，出手快，就可占尽便宜。

尽管老魔功高，刀枪难入，但这孩子所发出的，竟是道家伏魔秘技太清罡力，只要一挨着，就可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老魔见来势甚勇，只好中途撤招，冰绡袍袖一拂，即将麟儿所打出的罡力，卷朝顶上掠过。

麟儿暗吃一惊道：“好厉害的魔头，昆仑山绝传神技，曾经威镇四方，我自习这种罡力以来，在江湖上已无敌手，虽曾

巴山见挫，那并非技不如人，这么厉害的神功罡力，他竟能用袍袖把它卷起，就是自己恩师紫阳真人，也决无这种精湛功力！”

其实，这种地方，麟儿也把老魔的功力，估高了一点，他却未想到，自己打出的太清掌，却是藉纯阳双钹一合之力传出，这比用手掌打出的，那功效自然要部份减低，在同时，他这一天，已和人家搏斗数次，真力消耗特多，故老魔捡了不少便宜，也使麟儿把对手过份估高。

毒龙叟只一中途撤招，麟儿却一晃身，就转在老怪背后，也把秀眉一扬，冷笑道：“老魔头，何必这么狠？竟六亲不认！长年随着你自己的孙女，冰清玉洁，恰似泥淖中一朵白莲，你为人长辈，不知爱怜子孙，却把她一掌震伤，揆其心迹，殆与虎狼无殊，自应打杀！看钹！”

他立把左钹一扬，挥动右手，右钹平起，随着一挥之势，震起一阵嗡嗡之声，猛对着毒龙怪叟，拦腰就砍！

蓦闻老怪冷笑一声，回身疾转，全身骨骼，竟格格大响，右手立往前一探，那手臂便似立即长了一两尺，骈食中二指，竟用“双龙抢珠”，朝着麟儿双目就点。

这原是通臂功和普通拳招并用，却也不是什么罕见的奇招异式，但是他这探出的两指，却发出两丝寒风，指不着眼，即可伤人，而且指风奇寒砭骨，腥风扑鼻，稍事闻及，即觉头痛欲裂，两眼生花。

麟儿大吃一惊，知道这魔头一身功力，无处不毒，仗着自己一身奇遇，食过灵药不少，虽然吃惊，但方寸未乱，遂也立即中途变式，左臂一落，藉着铙钹掩护颜面，在同时，立将身子一挫，探右脚对着老魔膝盖踏来。

毒龙老怪，虽然暗服这孩子一身诡秘武功，但总还有三分

坐大，谁也料不到，他两手来不及，却用脚攻，这一踏，如以他目前的功力来看，不管老怪一身武功怎样精湛，那膝盖骨也非受伤不可，遂狞笑一声，腾声一跃，即轻轻把麟儿这一脚避过。

惠元一边关怀玉女伤势，一边也在为麟儿担心，见老怪凌空飞跃，快得只见白影连晃，不觉脱口惊叫道：“麟哥哥，你得严防这老牛精攻你头部！”

玉女怨他口没遮拦，全然不管她受不受得了，一味的逞口而出，又想到自己一念情痴，堕入色戒，而今身受重伤，生死原已难卜，即便麟儿奔赴昆仑，求得灵药，把一身治好，但也不能与祖父母及堂上慈亲，断绝往来，一心一意的长伴玉郎！固然：玉树琼花，一双两好，神仙不啻，但人世间，最重忠孝，大罗天更没有无父无母的孽子孤儿，如果遽与玉郎断义绝情，则又何必有今日一着？阴山对背师叛祖的弟子，处分极严，五马分尸之刑，极为惨酷，自己虽然可以及时自求解脱，但一想到这种悲惨情况，能不伤然欲绝？！女儿家心思最细，愁思一动，遂如决江河之水，各种杂念，纷至沓来，泪，更是女儿家有生以来天赋的一种妙物，不管玉女怎么倔强，但一触动愁肠，眼泪却沿着粉腮，滚滚自落，这妮子，人本美艳，纤细身材，浑身翠绿，晶莹玉颊，浅褂珍珠，自更倍惹人怜，就连琼娘玉英，也看得有点情不自禁。

惠元虽然天真淘气，但自把话骂出以后，却也惕然知警。一见玉女口虽未言，但已变颜变色，紧跟着就是热泪纷抛，遂疚责重重，举止失措，只好满脸乞怜之色，望着盟嫂求援。

琼娘正待拿话解劝，玉英恨他天真淘气，有时好使捉狭，而今把握机会，也好逗他作急，故把粉脸一整，冷幽幽的埋怨道：“玉姊姊为了你，身受重伤，你却惹她生气，还不赶紧长

跪谢罪！”

惠元只好涎着脸，携了玉女素手，央告道：“玉姊姊，小弟一时气急之言，无端让你伤心，至感歉疚，还望饶恕这遭吧！”

玉女凄然一笑，但翦水双眸却注视场中，默察麟儿与祖父决斗情景，遂低语惠元道：“你盟兄武功真高，这一身轻功，更是诡秘逾恒，居然能在我祖父手中，剧战三十余合，而且双方施展的都是煞着，你……”底下的话，却划然中止。

琼娘知她心存顾忌，遂笑对惠元道：“你赶紧出场，助他逃出绝谷，赶赴昆仑，但必需对得住云妹！知道没有？”

惠元衔囑而出，手抱轩辕剑，静立一旁，觑机待发！

场中麟儿和毒龙老怪，正是打得不可开交，毒龙叟把一身奇异武学，尽量施展出来，竟连那蚩尤九幽宝篆中最难练就的“千变魔影”的奇特身法，也都使出，那掌力更是惊人，一招一式，除掌力纯厚，自不必说，最难抵御的，还是那剧毒阴寒的蚩尤掌风，只一劈空打出，就势若奔雷的紧对麟儿猛击。

麟儿已收拾平日那轻松情景，竟用神山异僧防身秘技八八六十四式伏魔钹和老怪对敌，周身却用昆仑派镇山神学伏魔功护住，这一巧攻快打，和第一次交手方式，截然不同，双方都是一沾即退，绝不让自己把招式用老，纯阳双钹现出万道紫光，发出震耳铙音，扬合之间，便似排山倒海，激起一股热流，对着那又毒又寒的蚩尤掌风，疾攻急挡。

两人愈打愈快，星陨丸泻，鹰飞兔落，最后只看到紫白两色光华，在场中空际，飞来扑去。

蓦闻老魔大喝一声“着！”那身子恰似一条白练，疾朝下落，手掌却对空一扬，立见黄光闪闪，寒风习习，眼看无奇，

但这正是阴山派冠绝江湖的魔功异技，太阴冰魄神光。

麟儿惠元，同在鹤峰上，和玉面金童袁素涵对过手，业已会过这种奇异功力，那得不知厉害？

惠元惊叫一声，一挥手中神剑，护住全身，竟用身剑合一之术，纵落盟兄身旁，神剑所发出的紫龙光幕，及那十彩流光，如珠帘倒卷，直把两人身子罩定。

在同时，那纯阳双钹，在麟儿真力凝运之下，却也现出它的奇异之处。

黄光掠近，钹身上一阵震动，发出一种龙吟凤哢之音，那纯阳炁风，却从钹身激射而出，太阴冰魄神光，竟丝毫奈何两人不得。

蓦地里，麟儿却将钹交左手，从囊中取出一物，用手一挥，口中也大喝一声“着！”

但闻“轰”的一响，一溜乌光，脱手挥出，直朝老怪头上肉角撞来。

毒龙叟正在凝神运功，神光却不断出手，但作梦也没有想到，对方这小孩，身旁会有这种魔家异物。

那乌光，无巧不巧，正打中了头上肉角，“轰”的一声，肉角被打去了半截，下半截因深入头部，一经强大之力震撼，头上即发生一阵剧痛，鲜血津津，从肉角四周，不住直冒。

毒龙叟怒吼一声，那脸上痛得变颜变色，劈空一掌，疾朝麟儿所发出的乌光打去，却不料麟儿觑机乘隙，人已腾空空中，右手往后一摆，却又把乌光收回。

这孩子，一着得手，心胆立壮，双钹扬合之间，发出一股强烈炁风，疾朝毒龙老怪罩来。

天狼钉一振之力，因为位当老魔头上百汇要穴，事实上已将这魔头打得受伤极重，但他功力深厚，那甘就此服输？

只见他脸上形似抽搐的动了几动，但仍凝运全力，对空劈了一掌。

罡风如山，各挟呼呼异啸，一寒一热，压力千斤重，只震得金牛绝谷颤动不已，刹那间，砂石飞扬，轰轰之声大作，直似天崩地塌，岳撼山颓，令人心中无限惊惧。

麟儿功力，毕竟逊人一着，那么强烈的罡风蒸气，仍被老怪卷回。

他第二次又取出天狼钉，正欲觑机待发，惠元忙用传音入密的功夫警告道：“老魔已伤，自应立即出谷，一俟他发觉我们存心逃走，只要他自己把守谷口，我和你就莫想逃出手去！”

麟儿长叹一声，大眼睛中蕴着热泪，立把双钹轻扬，紫光闪烁中，人已凌空直上，趁着自己打出热风冲来之力，复把手中双钹往下一扑，便似鸟儿身上的两个翅膀一般，搏扶摇而乘风直上，紧朝谷口冲来。

谷顶出口处，原有神女峰得力头目，挽着强弩火矢，只要有人出谷，必须用暗号相通。

这一着，玉女却忘了告知麟儿，还未出谷，就被这些头目发觉，只闻一声呐喊，接着便是一阵嗤嗤之声，但见烈焰漫空，箭似火蛇般，密集如雨，没头没脑的朝着麟儿攒射。

美男子怒火攻心，两臂轻抬，钹影如山，射来的火箭，只要撞着这佛门防身祛魔之物，即便纷纷打落，但饶你武功再高，左腿上还是挨了一箭，青缎长夹裤被火箭穿了一个大洞，腿子也被箭镞划了一个大口，不但鲜血淋漓，而且伤口肌肤，被箭身火焰灼伤，这种赤磷火箭，内有剧毒，一经伤人，奇痛无匹，好在箭镞只是划肤而过，并未直接射入肉中，否则麟儿这条腿，只好废掉，饶是这样，受伤还是不轻。

只痛得麟儿眼冒金星，只好竭力保持心神不乱，趁着上冲之势未尽，在金铄罡风拥卫之下，人已冲出谷顶。

守卫头目，见出来的竟是一个俊美少年，立时暴喝一声，烈火箭依旧纷纷出手。

麟儿本欲用神功伤人，但因自己伤口发痛，而且谷中围困的人，五条性命，都系在自己手中，一个处置不当，立酿成千古奇恨。

权衡利弊，只好忍气吞声，双铄飞舞，铄影如山，将射来火箭打落后，立施展凌虚绝技，疾朝神女峰下直落。

箭铄剧毒，逐渐由伤口扩散，御气凌风之术，全凭丹田真气一口，起初，麟儿只觉伤口刺痛异常，好似有无数金针，在肌肉里钻戳，真气一运，似乎那奇痛又逐渐减少。

不过伤口鲜血，还在津津冒出，而且愈运真气，鲜血流的愈多。

凌虚飞行间，左边夹裤脚，粘搭搭的湿了一大块，不但感到一阵寒意，由左腿逼向丹田，而且腿部也颇觉麻木，试一运转，即感失灵，不由心中大吃一惊，暗道：“这烈火箭分明箭铄上置有奇毒，如果腿部难愈，如何赶赴昆仑？待落赴山脚后，须找点清泉，把淤血去净，设法疗伤要紧！”

这一想，不觉分神，丹田真气一松，人如星陨丸泻，恰好降落之地，正是神女峰脚，古木千章，虬枝密叶，人即从枝叶间穿落，无巧不巧，左腿伤口，被树枝重重地刮了一下，一阵奇痛入骨，把麟儿疼得几乎喊出妈来？

于是找着一块岩头，把夹裤脚裂口轻轻翻开，一道寸余长的伤口，深度起码在三分以上，周围肌肉，被磷火烧得卷边发黄，血和黄水，兀犹流个不住，那黄水竟有一股奇腥异味，显系箭头有毒。

腿子一阵阵的发麻，头部也立觉昏眩，把麟儿只看得一股凉气，打从脚底直冲口边。

蟒蛇内丹，却把它放在琼娘身旁，芝马天露，却也不是解毒之物，轩辕神剑，剑柄上虽有避毒珠，但又给惠元背上，恩师所炼灵丹，对跌打虽具奇效，但用来解毒，却非对症下药之物。

左思右想，竟是毫无方法，遂把心一横，打算找点清泉，先把周围黄水毒血洗涤一净，再用干布裹扎伤口，设法奔赴昆仑，就是把腿废掉，也在所难计。

正待起身找寻泉穴，蓦觉身后有人发话道：“毒磷烈火箭，镞上淬有奇毒，杨澜潜心研制有年，总算未曾白费心血，把一位生龙活虎，武林中奇质异禀的大英雄，赏了一箭，这不能不算他的成功！”话音珠圆玉润，如百啭黄鹂，清脆悦耳。

麟儿吃了一惊，疾回首，见是一位红装丽人，俏生生的立在身后，手拈罗巾，脸含笑意，妙目流盼，幽香袭人，正是那风骚入骨的云梦三女之一的老大云姬。

麟儿对她手中罗帕，隐有戒心，反手一拔，灵虎剑业已脱手而出，低咤道：“难道你怙恶不改，了无悔意，却想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么？别以为我左脚有伤，就可称心如愿，只要你心存歪念，灵虎剑仍可使你血溅巫山，不信，你就不妨一试！”

那女人却嗲声媚气，噗哧一笑道：“我的公子爷，你别横眉攒眼，动辄拔剑好不好？”

麟儿怒道：“对你这种淫荡妖女，谁敢推心置腹？”

这话一出口，云姬立把秀容一整，冷幽幽的问道：“季公子，你认为我们女人只要有了过错，就得把她身上的血，洗你身上的剑不成？如果这样，你何不就在我失手当儿，一掌把我

劈死？”

麟儿被她轻轻数言，顶得语塞，只好红着脸嚅嗫答道：“我见你武功不恶，只望你能悬崖勒马，存心学好，故而在你昏绝之后，不忍再下重手！”

云姬却又淡淡一笑道：“这大约也是违心之论吧？据我看，你不忍下绝情，施毒手，大约还有三分怜我容颜不恶，假如我是天生的丑八怪，说不定早已横尸当场，你季公子虽是奇人名徒，大侠高足，文韬武略，冠绝一时，却也并未全部脱离一般男人的槽臼，这话你可承认？”

麟儿只好红着脸讷讷说道：“我也是人，哪能就比人处处高超！”

这女人花样真多，一脸羞红，赛似玫瑰，拈巾媚笑道：“那我也不见得十恶不赦，处处就比人坏得不可收拾！”

两人针锋相对，把美男子说活了心，只好把灵虎剑纳入鞘中，不过钊刀容易入鞘难，禁不住满怀羞愧难禁。

暮霭沉沉，古木林中，却只剩下这一男一女，只闻呼的一声，恰是夜鸟归巢，浓枝密叶上，却闻有一类似孩提的口音道：“季公子，小姐叫我寻你，却料不到你和这淫妇坐在一处呢！”

云姬把秀眉一皱，冷幽幽的说道：“寻你的人真多着呢！走了还不放心，却放出扁毛畜牲到处监视。”

那东西却也不肯示弱，出口骂道：“谁不知道你是淫妇？专一味的迷惑男人，回家告小姐，她不用琵琶伤你才怪！”

麟儿知是玉女身旁的秦吉了，怕它语多债事，只好含笑向枝头招呼道：“快莫乱说，这位姑娘为我足伤而来，我因左腿中箭，一时把你忘却，快下来相见吧！”

只闻呼的一声，枝头上落下一只黑色鸟儿，形似鸽子，灵

巧非凡，双翅一收，就立在麟儿左肩之上，歪着头，望着云姬，似尤隐含戒意。

云姬淡淡一笑道：“这是玉女的秦吉了，怎么会和你如此厮熟，难道她对你……”

麟儿怕她出语不慎，有渎玉女清白，忙笑着接口道：“她对义弟一往情深，金牛绝谷，我和她祖父比斗时，双方硬拼内力，她一时情急，和义弟用琵琶神剑，将我两人震开，不想触怒了她的祖父，用掌风将她震伤，被琼姊元弟，把她移在一处，而今伤势未好，一同困在谷内，是生是死，连我自己也无半点把握！”

云姬把娇躯略移，遂和麟儿一同落坐石上，娇笑道：“天生瑜亮，轩轾难分，择一而事，同是人世间美满良缘，只是你季公子这一身武功，却远在他人之上，如不是你丝萝有属，玉女恐非陈姓所有，而今她对你季公子，虽无室家之心，但有朋友之义，否则，她不会冒人世间这种大不韪，拼着受祖父一掌，而搭救于你，这种人，在别人心目中，认为她对惠元，不太忠实，可是拿我这种邪门眼光来看，敬重的却是这种奇女子，她心目中喜欢你这种人，但并不一定要做你的妻室，选择你的义弟，作为她的丈夫，也不一定要对你季公子故作矜持，连珍贵友情，也一并抛弃？女儿家要嫁人，嫁人就得对丈夫忠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有了丈夫就得把朋友忘却，这也未免太不公平！而且也太残忍！”

麟儿见她愈说愈远，而且这道理似乎有点邪门，只好淡淡一笑！

忽闻鹤唳云天，半空里，两点白影，从天际高空，疾朝下降。

那秦吉了却尖声锐叫道：“雪光素云，翱翔一阵，却飞回

来了，季公子，赶快裹伤飞赴昆仑吧！”

正是：

报道灵山有妙药

何妨跨鹤到昆仑

这两只大白鹤，展开双翅，长达八九尺，落时，只把翅膀一收，便似星陨丸泻，使人只看到两道白光，待离地还有两三丈，复把双翅一展，略一盘旋，遂穿林而入，刚好落在麟儿跟前。

麟儿见它们正是一雌一雄，都是同样大小，铁嘴红顶，长颈白翎从脚至顶，少说也有四尺以上，昂首争鸣，异常英骏，确是人间灵禽，不觉心中一喜，就要跨鹤上路。

云姬一脸黯然神色，冷幽幽的问道：“你连脚上的伤，也不管了么？毒磷烈火箭，侵入肌里，只遇天风一吹，毒及心脏，立便全身麻痹而死，端的厉害绝伦，否则，妾也不来了！”

麟儿惊道：“难道姊姊身旁，会有这种解毒奇药？”

这女人，手掠蝉鬓，艳同解语娇花，淡淡一笑道：“就算姊姊身边有，治好了，你得如何谢我？”

麟儿笑道：“受人之惠，只当竭力谋报，可是方式如何？此时委实难以预测。”

云姬淡幽幽的道：“只一敷上药，跨上鹤背就跑，好似我专一吃人，这便算酬谢我了，是不是？”

麟儿这才知道，她兜了半天圈子，原在怪他见着鹤就想跑，显示自己心目中，几乎没有她这个人，女儿家心细，也很敏感，怎怪她不燃起一股酸味，遂笑谢道：“而今师门长辈，金兰至友，都困在谷中，存亡莫卜，自然使我心绪大乱，还望姊姊勿

计较这些小节！”

那女人一付翦水双眸，把美男子打量半晌，便又娇笑道：“谷中受困的人，使你心急的，除掉师门长辈，金兰至好外，还有那知心腻友，白首为盟的枕边人，最使你放心不下。好啦！我们也不再谈这些，待我把你腿上伤痕，予以医治吧！”

麟儿长揖而谢。

云姬微笑着，也不答理，就在石上，着麟儿躺卧，复从革囊里，拿出一干应用之物，朝着麟儿腹上一放，麟儿不由轻笑道：“云姊姊，难道你要把我这条腿，去皮挖肉，刮骨疗毒不成？”

云姬噗哧一笑道：“刮骨疗毒，倒大可不必，但你伤口周围的肉，被毒火烧伤，不与割除，势将延及其他肌理，你只好忍着疼，别哭出声来，大声哭喊，姊姊受不了，执刀时，手腕难免抖颤，这样，会愈使你痛不可忍，最易误事，知道没有？”

麟儿见她软语低声，樱口张吐之间，一股兰香袭人，玉指尖尖，恰似水葱儿般，微触娇躯，柔若无骨，不但天生来异常妩媚，而且全身各处，修短肥瘦，决不能有半分增减，不由暗赞道：“这女人真美，如能从此向善，实为武林中幸事一桩！……”又见天色已黑，遂探手囊中，取出蝥蛇珠，这珠子原是蝥蛇目中之物，只一出囊，即见红光四进，周围十丈以内，均可见物。

云姬不由惊奇道：“此物红光四烛，即便火齐珠之类，也万难及此，修道人携此探山入海，毒虫恶物，邪法异宝，均难侵袭，如是平阳之处，此物出手，难免不为寨间高手所见，追踪直至，但此处枝虬叶密，恰好把红光遮掩，不在附近，绝难发现，倒不用担心，你只管把红珠高擎，看姊姊为你削肌

除毒！”

这女人手脚，至为干净利落，也不知何时她还藏着一把犀利银刀，把东西连柄到尖，不及五寸，受着珠光一照，但觉红光夺目，她把玉簪儿似的五指，轻捻刀柄，沿着伤口边缘，只轻轻几削，麟儿只注视她脸上的表情，但见她几度秀眉轻蹙，酥胸起伏，似担着无限关注与怜恤，有时停刀小息，但过不一会，却又紧咬银牙，玉手轻移，银刀一挥，腐肌随手甩落，那精致的小玉壶里，却储着已制备的药液，两三削以后，即得把银刀用药液洗涤一次，方法却也简单，只须用玉壶嘴倒出药液数滴，注滴刀身，旋用白布一擦，刀沾上了毒液，立时黯淡无光，白布将药液涂遍刀身，稍加拂拭，立觉红光夺目。

就这样，总在十余次以上，云姬也累得蝉鬓里现出冷汗来。

麟儿渐渐看出这女子本性善良，以前淫行，也不过与江湖上坏人往来，把她这种天生美质逐渐掩蔽，否则她可杀人不眨眼，削肌去肉，那还用得着举臂蹙额？这一想，不但对她渐生好感，而且还至为怜恤，不觉笑道：“姊姊，为着小弟伤痕，使你太累，略事小息如何？”

云姬把罗巾拭去冷汗，娇笑道：“手太重，腿子痛了，是不是？这箭镞内含苗疆牵机剧毒，虽然作用颇慢，但一入肌里，拔除却难，大约你受箭伤后，还凝运真气，飞下峰头，致使毒药蔓延，范围极广，只要再过两三时，侵及骨里，腿便难救，而今腐肉已去，待姊姊用药水把它洗净，再敷上本门的拔毒生肌散，安宿一宵，到了明晨，便不碍事了！”

麟儿大为感激，星眸里竟泪光隐隐，注视玉人，默然无语。

云姬笑了一笑，左手提着玉壶，右手拈了一块素布，净洗